

书名：如此温柔，如此亲近
作者：若尔迪·纳达尔（Jordi Nadal）

一 如此温柔，如此亲近。

触手可及

整个这段时光已经凝结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就好像在一片霜冻的景色中穿越了它。各种影像，朦朦胧胧，带着缓慢而优雅的急切，不温不火好像沙漠中一个沙丘的弧度，悄然地滑了进来。从此，我相信了我们不曾经历过的事情和真实包含着同样的强度。

这是一个我至今仍然怀疑其真实度的爱情故事。日复一日，于每一次的相逢，一切都会爆发，而那种对感情的慎重和克制使得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它到底出于快乐还是孤独。

每一次见面，当我们谈论着在这个世界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时候，我喜欢看着糖粒一颗颗落入她的咖啡中。然后，我的目光迷失在她那双唇联合的部位。我欣赏着她拿着咖啡匙的样子和被衣服牵绊住的一举一动。我有一种看我父母新婚照片的感觉。她的稳重掩饰不住温柔，对这份持重的记忆具有一张精良的黑白照片的清晰形象。

城市的风景很快被酒吧、餐馆和咖啡屋挤满，它们就像一个个小家一样招呼着我们。然而在这些人中我却感到如此的孤独。我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寻找一个我并不期待找到的事物，也从来没有如此残酷地经历每次约会后的精疲力竭，就好像赶赴一次情人间的幽会。

当记忆给我端上一个银盘，那上面承满了曾属于我们的一切的时候，它是不会对我说谎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就好像大饭店里的甜品车，它拥有情侣们所能期待的一切。概率论的礼物——统计学交到我们手里一个天造地设的结合：在那些天真的约会里，我们编写了一部新词典并命名了天地间的事物；慢慢地发现我们那些神圣的物件；战栗地表达好奇心，而它却最终向欲望让步；在罪海上永不停歇地建造着桥梁；还有害怕，深深地害怕采摘成熟之果，而它，自古以来，所求的就是被人们品尝。

不。这些日子并不简单。它们由丝和天鹅绒缝制而成，一切都转化为目光。

如果身体不再是身体的时候，它还能用来干什么呢？将它转化为文字。试图给它音乐和次中音萨克管的悦耳声音。她喘着气，看着，舞着，旋转着，写下一段逝去的，孤独的，急不可待的爱情华章。

“如果我不能再靠近，那是因为我离得太近太近了”，她说。

他停住发动机，张起帆，仅仅为了知道他们是否顺风。

La Locomotora Negra¹

我时常试着猜想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儿向她揭示世界的种种样态。为什么她会拒绝用肉眼看大地所创造的事物。

¹ 西班牙文，黑色的火车头。

人不是唯一会说话的。万物自身就对他们说出了别人无法表达的内容。尘世的碎片将自己展开，给予了人类清晰的含义和启示，比如一片刚刚被折断的树叶散发的味道，或是敲打在杨树林上的雨声。

有时，出其不意，我会半怒半嗔地对她说生活就是在我们面前上演的合唱曲。时而它是为我们（我甚至敢说仅仅为我们）演绎的一首曲目，时而它是看着我们的全部观众，对，就是我们，毫无掩饰地站在他们面前，我们是唯一的演员，必须去表演，呼吸，走动……总而言之，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然后成就我们自己。

时而我们是钢琴家，奏响所有的琴键；时而我们仅仅是一个琴键，融入外界生命大合唱中。我们既不是完全被动，也不是完全主动。我们永远对交给我们的曲目作最好的诠释，我们也是唯一的那些能大大方方全身心投入的人，那一刻，宛如轻轻擦过天空。

音乐的背景触到了我的琴弦，我想立刻去找她向她展示什么才是节奏的延续。我总是想要大把大把地抓起回忆、感受、词藻还有欲望。

世界是一幅拼图，我想一块块将它拼起，使她能够找到一些意义。但是我不能着急。我的速度吓坏了她，每次见面我们都感到呼吸困难；肺要适应一种新的压力，适应这种缺氧的状况。

尽管如此，我们还会以一种不确定的规律性见面，就好像一个新的太阳系中的恒星。事物就像星球一样会互相吸引，我们就好像刚刚诞生的星球的人类。

背景说话了，它交给我一块拼图。当我递给她时，我感到她在轻微地颤抖。后来她对我说，那种颤抖夺走了她对一个美丽夏天的回忆。就在那个夏天，她预感到自己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占据一个爱情之日的中心。

我听见她同意了。然后她谈起了一个年少时的朋友，可能是我让她想起了他。

“这个布列塔尼的夏天真是太美了”，她对我说，带着某些树木的清新，而她永远将它们看作是我的。

美丽的夏天

爱就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感受时间。当我们坠入爱河，维度和自然都急剧地发生着变化，尽管带着一种秘密的温柔。四个方向旋转起来。虽然它们依旧存在，但是已经错位。东南西北这些词汇失去了自身的意义。

在情人眼中，心爱的人绝非挑战：一切皆有可能，顺理成章。一切都于沉默中爆发，就好像海底摄影的闪光。

所有的事都很简单。所有的事都可以被理解。

情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和敏感，打开了一扇扇未知的门。他可以理解那些他自认为不易接受的旋律。

在对此并不了解的情况下，他们每个人经常会从自己的角度自忖，是否爱情令他们对世界更加宽容，特别是对他们自己更加宽容。

经过这么长时间磨砺的欲望使他们准备好迎接一种未知的关系，这种关系向他们展现了超出想象的方方面面，并超出了他们所能掌控的界限。这就是它的伟大之处。

我们笑，是的，不停地笑。因为爱情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一种本能的，动物般的，纯洁无瑕的快乐，就好像继一次可怕事故之后的第一缕晨光。爱就是用重生者

的眼光看世界，渴望付出，不求回报。没有什么被要求，也没有什么被强加。爱排除了所有的条件，这是无需修饰的时刻：一切浸在词汇里，目光里，沉默里，回忆里，手心里。

手，一接触将我们身体分开的空气，便有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万物都不再沉默。一切都自己表现出来，就好像第一滴雨落在非洲的大草原上，突然之间，无处可藏的大自然带着没有灵魂的事物的坚定不移愿意无条件的献出自己。

是的，爱情结出果实。他愿意成为桥，让她走过它，即使不走向他，至少也要她走向她自己。她在身后留下了许许多多：一些带着信心，另一些带着担忧，而所有的这些又都带着为得到确定答案而发出的战栗。

成为所爱的女人的桥并把她带向她自己是一件绝美的事情。这足以给全部的人生，全部的存在一种意义。但是毫不吝啬地说：还有其它的生活以及抓住爱情美丽之处的理由，有些理由很可能自己就主动地向他们走来。要知道一些最本质的事物往往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慵懒移动着。

当她前所未有地保持自己的审慎时，他对她说，如果她给他哪怕一平米的地方去跳舞，他也将只用去一半。

她呢？笑着，然后用眼睛制造出将会永远奏响的音乐旋律，对他说：

“自从认识了你，我的性意识就觉醒了。世界、它的皮肤，还有目光都在对我说话。”

开启之窗

夏天。在一个朋友的朋友家里的聚会使我远离了自己的家。今天，我发现那些白天看起来很具体的事物到了夜里就会变得粗浅。理由就是：没有你的白天坚硬得就好像一块大理石。在这些人当中，我真想打开一扇窗，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尽管相隔很远，那空气同时也在轻抚着你的脸。

巴赫的音符在向我诉说着一切都很好，不应该这样迫不及待，因为城市和明天已经抓住了滑向你的运动。

我总会问自己你的身体是什么样子，在你不在身边的时候，使自己想起你背部的曲线。我还会问自己你微笑的颜色，以及当我告诉你我对你的欲望时你会把手放在哪里，又会将目光投向哪里。尽管它们被那千万层由句子和回忆共同组合起来的影像所遮掩。

我的声音在寻找着你。夜晚。就好像在一片漆黑的树林中寻找着星星的眼神，没有一点光线去驱散那陌生树林的幽深。

空间在为我们的重逢作着准备。我们的身体将会是拜访全世界的名片。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庆祝最美的节日，是它给了这个词以生命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节日”。我们把每一天紧紧地攥在手里。我们用嘴抓住对方，因为我们彼此需要，就好像我们需要空气去呼吸一样。

我沉默了，躺在你的身旁。我的梦不具表现力，但是表达起来却那么清晰。

我真应该等你等上一整天。

“我想和你一起去看电影。”

我呢，我想要带你去看费里尼的《八部半》。

折磨之日

我想象着一个伤口。伤口裂开了，折磨着我，因为我感觉不到它在愈合。它让我痒痒，使我无法入睡。我真想它长好，因为它让我太不舒服了。

伤口是由一次意外造成的，那还真有点不可思议，事故的原因也是那样令人惊奇。我始料未及，但从此之后便更感活力。这难以理解，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在这次意外之后事物便有了新的形式。我不再是以前那个人，但在我身上却没有不同。

我伸出手，伤口一跳一跳地疼，因为找不到你。

找到你，知道你在是一切的开始。

我伸出手，假如找不到你，我会感到自己残缺不全。没有你的一天就是我的伤口。

“昨夜我呼唤你的名字。”她对我说。

也许就在那一刻他醒了，并在黑暗中伸出手。他感到一阵痒痒，那是他第一次拥抱的预兆。

非洲

一次旅行使我远离了你。人，这群人，个个想与众不同，引人注目，制造着让人无法忍受的噪音。他们的话令我头昏脑胀。

我看着大海，我明白了我的人生已经完整。不再有所期待，因为我已将所有经历。我延续着生命为了再一次享受面包和夜晚，但是不会再有新的东西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期待着感受你嘴唇的味道。

一次海边的晚宴中，一个文艺复兴的宫殿里，有人用充满欣羡的声音对我说，在非洲人们生活在生与死之间。说这话的人是坐商务仓旅行的常客，他有两个护照并在手机的通讯录里存着大使的电话号码以备不时之需。他生活的最大烦恼就是怎样能更好地展示他自己所认为的“档次”或是选择更宏伟的大厅接待朋友。

“在非洲人们生活在生与死之间”，这个在渴的时候选择是喝夏尔多蕾香槟还是波尔德莱红酒的人带着兴奋和赞叹对我说。哦，这是多么困难和首要的任务啊。

大海是不会欺骗我的。它只告诉了我它自己的存在。它和身体游戏着，有时，那些年轻的身体沉浸在它里面。它反射着阳光，让这些身体闪耀着，并给它们染上金色。

这些身体，形式纯洁而明确，包含了唯一可能的生命：当做游戏的爱的形式，这时一切都转化了，所有的词都被取消了，从而产生了一种万物的语言。

我累了。我并不着急，但时光在流逝。每时每刻，它以现在的速度在远离着永恒。

我向你诉说。我看着你。我沉默了。

“我们想要的东西不一样”，你又一次这样对我说。

我想到我所熟知的事物即使它们完全一样也热衷于拥有不同的名字。

森扎·保拉

肺静脉在正常工作，但是你看起来却那么疲惫。好像一个异常干燥的夏天破坏着你的身体，我感到你缺少一个内部的绿洲。看着你放在桌上的手，我真想抓住它。把它挤出水。

我们在那纯洁的（至少现在如此）爱的友谊中，就像在一片我们并不熟悉的广阔空间里，穿越了极高的距离互相寻找着。这距离里隐藏着你对完美的渴望，一个不可及的理想——是的，甚至对你也如此——那是你未来的人生所不能信赖的。

当我面对着你的时候，我抱着你，带你驾驭疯狂的速度，就好像两个第一次夜间偷闲的少年驾驶着一辆大功率汽车一般。树林里，风在低徊，他们在漆黑中给予对方一个长吻以润湿那在至高的速度里被风吹干了的嘴唇。

我喜欢让你飞翔，成为你的一次体验，比如让你坐在驴背上，飞快地向前冲，而我在后边等待着你。

没有你，我的身体会弯曲，干枯。歌词唱道我害怕没有你的生活，但这不是真的：没有我无法生活。我永远生活在你的身体里，即使看不见你。陷入爱情的人会这样做而无所等待。陷入爱情的人会忘记他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故事和所有的爱情歌词，因为突然之间已别无其他。他用手抚摸着对方，就好像爱人是一片穗田，而他的触摸会使她微笑。

“为什么你总是让我做不可能的事情呢？”她对我说。

我是斯芬克司，却是一个沙土做的斯芬克司。如果你不拥抱我，我会瓦解，就像在雨水中被冲垮一样，然后我会溶入沙子，从此不能再感受我们的问题。

太阳镜后面的夜晚

没有你的一天是无法忍受的。我受不了距离。各种事物都在伤害着我，而我观察人的那份清醒又使我恐惧。很多人对最简单的问题大惊小怪，却不了解它们从而失去了航向。事物本各就其位，而人们却找不到它们。

大自然迎接着我。漫山遍野的树木应着大地的节奏等待着，那是衡量真实时间的最为准确的时钟。

我梦见了我的父亲：他给我打开一扇门，我看见他在微笑。我很幸福，一个友善的声音把我唤醒，但我知道他就在我的身旁。

时间会给人针刺般的疼痛，我寻找着水源。那些曾经属于我的空间不会被回忆或者雨水缩小。阳光明媚，我渴望向你倾诉。

语言在消失。我上了年纪，反而失去了恐惧，对事物不再有十足的确信。我几乎不再等待什么，而我一直在等待的那些事物安静而粗暴地拒绝着我对它们的放任自由。我想和你，和我爱的人一起去完成它们。

我活着，所求甚少。比如说还眷恋着一夜之欢。最期待的就是我们的爱情之夜。同时我还为一种友谊而活着，它长久以来一直是我们的避难所、码头、道路、空气……

我活着还为了一个幸福的安宁时刻。为了一则佳句，一种美好的感情，一根指向天空的手指，一捧细砂。

我不再等待什么，如果远离你我会窒息。

“你使我有些害怕”，她对我说。

他希望每一次和她的谈话都会给她带来晕眩感。因为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子会慢慢协调，犹如琴弦。他绝对的期待就是他们最终相聚在一起的那一时刻，化为和谐，化为欲望。

干涸的空间

在城市里走着，看着消费品圣殿里的桌子和墙壁，它们被我不需要并常常十分厌恶的东西填得满满当当，这些东西使我更加靠近那些我所需要的事物，它们可以让我喘口气。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会想起你。

当我看着这些物品的时候，我便从心里开始干涸。空气，在一片肮脏的静谧中使我焦躁不安。我想到那些可以让我舒服的必需品：这样的事物太少太少，它们只能由我所爱的人给予。

我会想到我们的沉默。它是空白的未来空间，就我们两个人，还有我们的身体。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没有故事，也没有身外之物。我们的家仅仅是一块赤裸的空间，从外面看黑暗无光，从里面看清澈通透。

尽管我们不想有过去，也不想考虑我们以外的事物，但是我们希望眼睛能变成硝酸银，从而固定住我们的目光，就像在照片上的一样。让我们的爱成为心灵的照片，它可以展现出我们爱与欲的空间。

身体之间的空间将是细小的，我们的背将会靠得更近。

当你找我的时候，我会像一棵熟睡的树，我会让你知道我那场长长的睡眠并不是你的声音可以唤醒的。但是我的身体却睡不着，它静静等待着我们的光彩照人的曼妙时刻。

“我真想我的父亲”，你对我说。

沉默，苛求而又对真实寸步不让的记忆永远不会将我们连在一起。相反，是那吹进我们时而降下时而扬起的帆里的风满怀信心并坚持不懈地等待着我们未来的喘息。

状态改变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又有了力量。看着你的眼睛我就知道一切都好，事物又能重新回到它们的位置上，因为它们也需要自己的自然空间。

你笑着，我感觉真好。你的脸洋溢着世界上所有纯净天空里的光明，这时，你化为一个“风景女人”，化为一片我可以生活的自然之地。

我尝试着以一种对我来说全新的诱惑你的方式：我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无穷的耐心对抗你无穷的抵抗。就好像潜在的爱情力量使我们的关系合情合理，就好像我们曾经就是爱侣，并且等待着我们一定会相聚的未来。在爱情里，我们逝去的每一天都是一个确定的未来，而每次约会都使它更加确定。

以前，在你面前我就是闪电。如今这闪电具有金属的硬度和浓度，一下子使我的存在发生了核裂变。我变成基本粒子，这些粒子充斥着迎向我们的爱情空间。我膨胀着，不再坚固，化为一股灵气。爱情是一种流体，它能填补一切，我溶解着，溶解着，直到永远。令我惊讶的是你那能够令人产生好奇、温存和欲望的能力使我在寻找你时每一个原子都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是的，面对你，事物具有了怡人的形式。正如卢尔²的故事里凶残的野兽决不会吃掉悲伤的恋人，而是舔拭他们的眼泪。沙漠化为绿洲。过去是未来的温床，一切语言都沉寂了，变形为未来的手。

²雷蒙·卢尔（1235—1316），一位传奇的炼金术大师，出生于显赫的家族，年轻时崇尚爱情，著有大量情诗，被公认为西班牙文学的缔造者之一。

面对你的一天是快乐和安全的同义词，使我重拾信心和力量，因为它能把前不久还是致死的金属块化为蒸汽，化为烟粉。

你是我过去的情人，现在的情人，爱情进入了我皮肤的每一个毛孔。

“我不想告诉你我怎样看待你”，你对我说。

当她还在否认着她的眼睛和时间开始证明的事情时，他笑了，在出发和分别之际，他感觉到街巷也在和他分享着他们重逢的音乐与温柔。

没有苦涩，因为苦涩反而不断证明了当她在眼前时，世界（另一个世界，他所在以外的那个世界）并不存在。

进入身体

钢琴的音符快速地回响着，带着本质事物的优雅，这些我们熟悉的事物长久以来不声不响，无需想起，因为从不曾忘记。

他想着她，想再见面的时候对她说什么，他们好像两个兴奋急切的少年，全然不知他们有一天会变成爱侣。

他渴望告诉她：他想成为她的幸福。并打着马兰·白兰度在饰演墨西哥革命者时的疯狂手势对她说：Hola, mi bien³。

他要说他想要的并不多：他不配打碎那些束缚着他却保护着她的东西。他只希望只有快乐进入她的身体。

当他听巴赫的时候，外部世界在现实生活中变厚。他不再害怕。他已经预感到一种正在具备形状的欲望：他知道应该燃烧，因为欲望不会长久。日子，一天比一天短，变得多么哀婉，就像所有的温柔时分。

黄昏时，暮色将属于他们。万物不再沉寂了。

“从一开始我就听见了你的声音，”她对我说。

他想像着突然下一场大雨。他们披着毛巾，跑着躲进桌子下面，然后互相凝视直到蚰蚰叫着迎接夜晚。生活正面对着他，不再躲闪。

La Cavatina⁴

昨天我感到你很忧郁，面色如阴影，如黑夜，如尘土，好像没有了雨水的滋润。

酸楚令你不适，我只能用目光将你包围，这种远远的保护几乎完全没有用处。这使得你一天天疲惫无力，你，这个意图无法让人理解的建筑师，非要立起一个栅栏，一个可以让你呼吸的地方，它能使你和我稍稍保持距离，而你却忘记在那个栅栏上留下一个缺口。要知道你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在我们两人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空间，那里你就可以呼吸，因为和我在一起，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的，我属于一切，并给予一切。我决不会使你透不过气来。

语言孤独地呆在我的大脑里，词典停止工作了，它等着你重新回来给事物取名字。

³ 西班牙语，意思是“你好啊，我很好”。

⁴ 卡伐蒂那，歌剧的一种咏叹调。

我将给你展示一连串在你面前制造出来的东西：享受爱欲时的身体的名字；那些使我的生活变为欢笑的人；在一片广阔的，胀开的大海上耸立起来的宏伟而温柔的回忆，你就是海岸线，是憧憬的所在，还有尽情吹起的风。

事物有一种悲伤的卡伐蒂那式的奇特的细腻，如同你不在的世界的第一天。它们自成旋律，撞上我们的目光。它们任自己落下来，就像雨，就像一只散落在我们漫长的爱情之夜里的耳环。

今天，一切都清楚了。时光在流逝。我们什么都不了解，但是我们了解对方。我的身体在等待。

“由我来做决定”，你对我说。

他沉默。他的身体僵硬了，眼前的事物化为空气，他们所知所想使他们动起来。黎明时分，一首卡伐蒂那的开头几个音符跳动起来，浸透了失败的爱情初夜的黑暗。事物，安静而悲伤，充满了忧郁，那是一次被延期的了的拥抱扔进世界里的忧郁。

雨中的哥德堡变奏曲

事物在你那孤独的沉静中使你赤裸。它们剥去你全部的借口和心不在焉，让你直面自己，直面自己的生活，一座私人之山。一种只属于你的K8，你要和它永远相伴。这个K8是一大堆的问题，答案仅在于你自己。

有时候语言妨碍了我们，我们只需低语去撬开那些锁。

在所有的我想和你分享的事情中，我保留过这样一个画面：一家咖啡座，风轻轻低语，一对情侣坐在一个被树荫遮蔽的桌旁，谈论着。画面是黑白的，没有声音。

他们互相看着，向对方描述着自己的想法，那种清晰度就好像建造桥梁的工程师的图纸。一份牢固的爱情被建立起来需要像呼吸一般的准确性。

万物沉默了。时间沉默了。人也沉默了。词汇在溶解。一切都停下来。时间是爱情明胶，是丝绸斧头。氧气不存在，因此，没有什么会被氧化。

事物之间无法彼此熟悉。即使千年，它们再相逢时也会脸红。山峰和山谷相邻，也会碰到河流和小溪那温柔的手指。太阳照亮一切，让我看清你的皮肤。她褐色头发，在她旁边是雪白的床单，正午的沙丘，第一天的空气。

我给事物取上名字。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去做那些让我们开心的事情。我等你，带着初始的狂热。

“我真感动！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但一切都太温柔了，”她说。

他用回忆抱起躺在草地上的她的身体。他们曾经双双坐在那里，草地变为水。万物，如此简单，化作无声。他们的身体，颤抖着，赤裸着，认识着对方。

Tristeza nao te fim

有时我感到自己开始走下坡路了。当我面对你时，我是一个古旧的陶瓷：非常容易破裂。你的距离让我心碎。你固执地远远地呆在“庇护所”以外，这让我不安。长久地暴露在严寒或酷暑下会使我麻木而僵硬，压抑着我，将我逐出沉寂。我失去了方向。

我找着那些能唤醒你反抗意识的语言，你是唯一听到它们的人。内部的爆炸，属于你；语言，属于你；沉默，属于你。情节和画面，属于你。名字和拥抱，属于你。手，属于你；时间，也属于你。命名事物的嘴，属于你。

我等待着那一刻，你走近，不是走近我，而是走近那些你寻找的事物。

我生活的时候，我呼吸的时候，我用手触摸那些你刚刚停留过的区域并感觉到空气也在自省。它惊讶地看你走过，你那谨慎的脚步使它开裂，它迎向你那栗色的目光。一切都在等待着充满甜蜜和活力的日子。

船驶向大海深处。在纯洁的空气里，大海和风总是使我们动起来。我们航行地如此之慢，人、事物、情感、身体都移动起来。一切都好像时间一样，停不下来。我们面向遥远的海岸，我们的海岸。它在等着我们。

所有的这些，这些事物悄悄的等待，使我的生活温柔起来，并使它有了成熟拥抱的厚厚的浓度。

事物是透明的爱情明胶，它们在我眼前组成词汇，有时也会在你眼前组成句子。它们等待着被人阅读。

“如果你帮我，我会尝试。但这对我来说可不容易”，她回答道。

风吹着船缓缓前行。手，就好像一个纯熟的吉他演奏家的双手，不慌不忙地拨弄着琴弦，带着音乐家的从容，与世界独处。音符跳跃着，就像主动迎向他们的话语一样。这些音符和他们初次相逢时的音乐十分相像。图像和寂静都属于他们。

难懂的电影

就在你告诉我你的道理时，你打碎了事物的全部轮廓。你虽然没意识到，但你却也伤害了自己。如果手总是伸向虚空，那它就不再是手了。

手想要做自己，就要找到其它的手。事物，是，沉寂的。但是如果没有了他物，它们就会在某一时刻感受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怀疑。

即使时间，没有了我们，也会破碎。世间万物，没有了你，就是不完全的，不完全。即使碎片有意义，但是它们不能被称为全部。

同样，剧情也变得不可能了。就像在一部电影中，制片人着了魔，想让马塞洛·马斯楚安尼出演德莱叶导演的戏。身体寻找的是沉寂，而不是荒漠。

我反抗着极端的气候。我喜欢极端的人，但是环境不能极端，因为他不给予存在留有空间。

尽管如此，我行动，我生活，我唱歌。

平衡艺术的杂技员跳跃着，这是出于他的身体本性。即使没有保护网，他也想跳。生活就是历险。

“我不能将自己植根于事物中”，她对我说。

他温柔地接受了她的悲伤。但是她那不能克制的严肃劲儿，她喜爱苛求，违背天性的这一面就好像突然在他脸上抽了一下。

有时，他会想到曾经的爱情之夜的床上的温暖可以使她那如同躺在北极冻原上的身体暖和起来，而他则扎进那冻原中。

醒醒，小苏姿，醒醒

曾经的爱可以解释那么多的事情，当我的身体还保留着一丝它的温热时，我扎进一片寒冷的风景。

突然传来了你的声音。你可能是害怕我迷失在这片寒冷孤独的泰加森林中。即使没有十足的把握，但很可能就是这样。你的声音来找我了。

这一奇怪的疯狂电影的剧情被维系在一条细细的线绳上，它被系在一个高架秋千永远不能结合的两端：欲望和严肃。你立在中间，双脚疼痛，在空中摇摇晃晃，你悬空站着，没有明确感，虚弱而颤抖着，就像一个还不会在空间里走路的孩子。区别仅在于我们是成年人，而那个空间，就是爱情的空间。

你说你不喜欢一个人睡觉。我能理解，也同意这一点。我也如此，不喜欢一个人睡觉。

解决的办法是令人眩晕的显而易见。因为生活中的一些时刻，为了束缚住那些我们渴望的事物，我们只找到类似那些欠债又不还钱的人的借口：编造的、虚假的、站得住脚的、看似真实的、必要的、有条理并有说服力的借口。但是，这些都是谎言，因为它否认了我们的存在。

我们收到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最难的事情就是对我们面前的一切全盘接受。我们渴望的东西具有身体的牢固和轮廓，皮肤的无可否认的温度，嘴唇的热度，未来某一时刻回忆起来的温柔，并像时光流逝般无法回避。

“谁知道呢？可能就是这样吧”，她对我说。

她第一次出于自然地表达着事物，它们看起来奇特、亲密、大胆而默契。我们一无所知，但是大地也有自己的秘密和惊喜。一切都等待着一个新植物的根茎插入泥土的时刻，它开启了大地那先天无法逾越的外壳，它给予了春天那伟大力量的最新表现。

万物都包含了那些还没有奏响的未来的音符。它们都在等待着有人为它们开启演奏的时刻。一切的事物都触手可及，就好像一片云转瞬即逝的阴影，它听不懂生活一日一日的低吟，而日子却一去不复返了。

夜间的高速公路

我们走得比想象中的快。事物漂流着，看起来慢悠悠地移动着，但等我们想到它们的时候，它们早已远去了。呼吸的速度要比一辆飞速逃跑的汽车快，生活没有指示灯，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所有的人都有剩余的粒子。太多的碎片。我们要找到方向，不管身处何方，而我们能借助的只有一点点线索。在我们面前，它们等待被破译。秘密就在于不要因为我们仅有的和无限之间不成比例就倍感恐惧。

当你心不在焉的时候，我等待着。有时，乐趣全无。而当我生活的时候，我遭受着森林、大海、身体、时间、具有意义的声音等等流失的侵蚀。

我们迷失了。如果那一块碎冰没有从极圈里脱落使我们能够向南漂流，我们真的会迷失。你完全可以对我说北极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没错，但是我们迷失了。即使是骨头也是需要热度的。

牵引着我们的细绳永远地牢固而柔软，具有自然的形态。疑虑的阴霾可能使它断开。永恒中没有什么能受得了昙花一现。任何无穷的力量都无法对抗跨越不了的栅栏。一切化为词句，这些存在于逻辑和书本中的词句只有在我们愿意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来。

当生活表现出它的有限性，只有我们能够使它真实、具体、清晰。我们要么是主角，要么是配角。我们要么是动词，要么是形容词。就在一切试图将自己变得清晰起来时，我们失去了生活和欲望的又一时刻。

“如果我说了我的想法和感受……”你对我说。

他感觉到沉默的事物那剧烈的灼烧而引起的最初的刺痒，在他的光明里，在他们的光明里，发出烧焦的气味。阵阵剧痛下，身体收缩着，渴望得到一片阴影，一点忌妒，耳边私语还有一个床单。日子变得如同海滩上的沙砾般微小：上百万年的流水和盐把岩石冲刷成一种正确的保护手段。水继续前行。

在忘记丝绸之前

当你一切都好的时候，事物便有了光明。它们在你眼中被浓缩，被加厚。全部事物都沉浸在忘却和记忆相混合的溶液中。

你的快乐就好像午睡醒来前的那一刻。就好像床单发出的声响或者是黄昏的味道。

你感觉轻松时，身体散发着气息。将它化为蜜糖，然后品尝它，首先，要用目光去品尝。

手，在我们面前一动不动，它们是沉睡的巨人。看着它们，我们意识到它们在呼吸。

城市是一片别的路，别的人的森林。我们的结合由时间塑造，由我们自己生活的点滴缝制而成。

我喜欢面对着你。就像在冬天，天气让树叶凋零，只剩下树干，那是生命的证明。我的臂膀，好似树枝，寻找着空气与天空将你拥抱。

“我休息了一下，感觉好多了”，她对我说。

他出了门，走在街上。他信赖她，如同信赖自然。屋外，事物想要睡去，它们纯洁、安宁、静心沉思。天开始下起雪来。

颜色的记忆

消耗爱情者只会是黑白的，而被爱情消耗者则是多彩的。

你不在的时候我会忘记颜色的名字。我好像是一个农民的子孙，没有足够丰富的语言去命名那些事物，使它们更有味道。

面包的成分中有面粉，但是面粉也是被生产出来的。当我面对你时，我是一个能闻得到自己未来少年时的气味的孩子。我还不知道心爱女人的脖子会散发一种长长的香气，它一经感受，便会陪我走过剩余的人生。

突然，那些重要的事物将它们的颜色与味道交织起来，然后奇怪地走来接受我们的拥抱。

身体是我们还是孩子时进入的第一片森林：它包含了大地所有的神秘和能量。那里既有长满青苔的地方，也有十分干燥的区域，既有树木生叶的时期，也有异常神秘的时刻，那里有我们叫不上来名字的许许多多的树木和丛林。森林给未来的情感提供了种种可能。

我寻找着你，带着一种急不可待的不紧不慢，像是一个想要保存回忆的游人。

“自从遇到了你，我就跟随着每天都不一样的生活，”她说。

他打开了一扇还没建好的房子的窗户。一切是那么大，有那么多事情要去做，这使得大地都颤抖了，颤抖的大地就好像暴风雨中一棵树的身体。

在键盘上打字

当我想靠近你时，我会坐在打字机前敲打着字母键盘，使它们能打在纸上。

当我想去找你时，我的词语尽管是用铅打成的，却立刻具有了水银的持久。它们具有我生命的稳固性和流动性，在找你的时候，我的生命已被布下陷阱。因为我要做的或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中没有一件可以阻止那秒针永不停止的跳动，它一下一下落入深渊，它用自己的跳动和落入深渊时的尖叫声使我们想起我们必须做自己。

我，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如果从下往上看，一切都具有了迎风升起的帆的形象，我们听见它面对太阳，面对我们的生活时发出的拍打声；如果从一座高楼上向下看时，一切又具有了一个光秃秃的孤独的篮球场那灰色而静谧的形象。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中没有任何一件能够超过这一刻：那是当我们的嘴唇相交叠的时候，它停止了形象、时间、声音、思想和回忆。生活中，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中绝对没有哪一件可以像这一刻一样使我们的身体那么具有纤维性，因为它聚积了我们能给予的全部裸露。

事物在我们的眼前滑过，一大块沉默，就好像被逆光照亮的灰尘，就此脱落下来。事物在颤抖的时刻给予自己的身体，这时候的身体会和往日不同。而身体则是事物之间的纽带，它们玩耍着找着各种形式，那些我们认为自己所不能接受的形式。

事物，如今没有了阴影，摆脱掉所有的形容词，听任摆布。它们沉睡过去，然后将在你的目光中醒来。

“当我做梦的时候，我离你非常非常近”，她说。

他听之任之并发现自己是一场无法解冻的雪，他又重新获得了期待的生活。他接受了她的身体形式。再靠近一点儿的时刻来临了。

一片阳光

灯火通明。风，如噩耗般又干又冷，使我的声音嘶哑了。我不能再和你讲话，你的声音无法在这冬日的荒原中陪伴着我，这个霓虹灯和静谧的荒原，仅仅有时被塞满广告的信箱打破。

我们共度的时光哪里去了？那些我们不知如何组织，处在构思中的词语在哪里？为我们身上的所有真实留有的空间是什么？我们把那如神奇的汤汁调料般浓缩过的真理至于何处了呢？我们的本质有怎样的形式，它如果不是通过目光的直接相遇或是对我们所要、所想、所渴望的事情的准确、全部、原始的表达，又怎样表现出来？

事物就是我们的手：它们拥有所必需的一切。它们是完整的。只有一样东西将它们完全结合起来并对它们来说必不可少，那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在呼吸中存在。同时，我们将我们的存在转化为手和事物；它们同时也在相互转化。

日暮降临时，唯一重要的是水的真理，它是欲望的最明确的形式，仿佛目光。

当我们开始做爱时，我们不再同床共梦。当你享受爱欲时，你也不再是原来的你。当你知道我在想你的时候或是当你想我的时候，一切都不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因为我们给我们的存在以形式和表现。

现在，天很冷。树叶逃离着没有热度的生活。一切都很清晰：欲望那固执的透明，冰刃，记忆的地平线。

“我喜欢在听到风吹起的时候想起你”，她说。

他用手抚摸着她的发。他有一种如同从一棵树上摘取一片叶子般的感受，那是一种和大地相连的确凿。这片树叶是他与其余世界的边界。她的发也是。当他抚摸着它时，他感觉自己轻轻擦过另一个生命的开端。

全部的一部分

你想要全部，而能享受到的却是无足轻重的一部分。得以开始，你需要太多，并且这些条件的总和被夸大了，因为我们所拥有的那一点是零零碎碎的，就是在它的小宇宙中拥有了全部，或是什么都没有。

我们需要向盲人、聋哑人解释生活。然而我们自己也有可能粗暴地成为自己：我们只剩下一种严格而又极度兴奋的必需，那就是身体的本能和笑的本能，尽管我们对他的感觉一无所知。

不需要扬声器，也不需要超过视线和回忆以外的交谈。我们什么都知道，时间在困扰着我们，即使你不愿意看见它。

要想知道全部无需更多，而那些妨碍着我们的事物的重量穿越着我们的保护网。

是的，还需要进一步地成为我们自己。试着全部投入，那不仅仅是我们的照片在讲述着我们，定义着我们。

你的声音拒绝在我的私密空间中沉默。事物，也如同人一样，在相互寻找着。

“你的声音就像清晨的一杯咖啡将我唤醒”，她说。

他用目光、用耳朵将这个声音拥抱，并确信这至关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与他人在一起的。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围绕着他的热烈而隆重的那些事物，带着它们存在的顽强相互寻找着。

静

如果我连续几天听不到你的声音，我的安全感就会支裂；我是一棵被拔起的树。这时，在我的脑海中会回响着这样一个执拗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

事物，自从它们是事物那天起，就具有了秘密的外形和力量。它们试图去引起他者的微笑；就在这个时候，事物在静静地说话。

当我的声音和我的生活来找你的时候，一切转化为一片突然之间充满了节奏感的风景。手的神奇力量用情欲构思着你身体的轮廓。

我开始衰老。你的目光中有时会包含着那种使我受到打击的时刻。没有什么停住了呼吸。相反，一切转化为加快的喘息。

如果我们什么都知道，并且已经看过了底牌，那么我们还在等什么呢？生活，如果不是从我们自己的选择而来，它还将从哪里来呢？

我们要大把大把地抓起这些事物，因为它们每一刻都在不停地成为我们的事物。

“前一夜，我在睡梦中伸出了手”，她说。

他的目光靠近她的手。一切，如夏日的阴影般颤抖而明晰，反射着欲望。身体就好像棕榈树的枝干摇摆着。他们自己也能感受到在他们嘴里那被风驱散的味道。

你的嘴

你的嘴在我看来如梦如幻。那是夜晚。我们穿过一条有车辆往返穿行的街道。没有多少车，但是它们飞快地跑着。

突然，在街道的正中央，尽管有危险，我却忘记了一切，和你面对着面。我靠近着。事物都停了下来，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声音，没有了一切。我的嘴靠近着你的嘴，我的唇靠近着你的唇。我难以置信，而你一动不动。

就这样，我的唇找到了你的唇。你的唇和你一样，温暖而冰冷，它是那样温、软、精巧、可口、酸涩、芬芳，我等了这么久使得我的吻越来越强烈。开始的低语随后在你的嘴唇上散开。在我们的吻以外什么都不存在，吻蔓延着，它们相互寻找又找到了彼此，它们使对方愉悦，互相倾诉，互相注视，互相辨认着。

嘴唇相连。然后，我们的舌头缠绕翻转，如层层海浪，在化为水之前，它们竖立起来，形成一道屏障。

整个的夜晚就是一次长吻，其中，所有的事物，那些广阔的、安静的、明亮的、玄奥的、清晰的和幽暗的事物最终庆祝着我们的初吻。

“你有一种如沙漠、如一块苹果、如树的汁液一般的味道”，她说。

他听之任之。所有那些将他制造，使他成形的事物，所有那些将他塑造，又将他分解的人、地点和情感一起聚在他的嘴中，使得她将感受到那些注定要被品尝的事物的味道。他嘴里的味道正包含着他自己。

目光

当你在街上行走，然后转过身的时候，我看着你，另一个世界停止了。当一个出去，另一个进到一个有窗户的房子里的时候，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地上的方砖，似有似无。当你上了公共汽车，而我从车上下来去寻找你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又一次地相遇，一切都因激动而颤抖着。当我闭上眼睛看见你的时候，我忘记了永恒中的一切。当我用目光接触你的时候，空气如同明胶般降下。当我找到你并用目光跟随着你的时候，世界惊奇于我们所包含的生活。当你走进一棵树的时候，它的枝叶会弯腰向你致礼。当你伸出手去抓住些什么的时候，我跟随着它的动作，如同我们穿越着荒漠。当音乐仿佛升起，围绕在我们相互寻找的眼睛周围的时候，一切都开始跳舞。当我用充满欲望的目光品尝着你身体的味道的时候，一切再无需解释并开始存在。当我的生活在我的眼皮底下漂浮着的时候，一切都需要你，并只等待着你。当生活在注视中成为声音的时候，我在你的瞳孔中溶解。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我看着你，并拥有了春天的巨大力量，感觉到我是活生生的，我是人，我是你眼中的一片嫩芽。

“你离我如此之近，使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对他说，并未开启嘴唇。

他听到了，那声音有着前所未有的强度，他的身体在沉默中呼唤：这全部那么奇怪地出现，它们无声却又极度温柔。超乎寻常的亲密时刻来临了。

黑色游戏并……

我疲惫于用手去寻找着词语。在地下寻找着它们。从一个它们不曾被玷污又包含着全部能量的地方寻找着，在那里它们没有接触过空气，没有接触过人。我的手感到疼痛，它们只需要一点温柔。

我疲惫于去解释我们包含的事物和属于我们的事物。拖拉着事物的存在使我感到沉重，我确信它们的存在本应是轻松的并没有被事物给予我们的诸般借口染上颜色。要知道事物朝着一个不好的方向看过去：我们的目光看不到它应该看着的东西。

有时，我试图找到另一种向你诉说的方式，以一种更个性、更亲密的方式使你理解我的想法。因为，我们事实上在等待着什么？是不是另一个把我们带向别处的载体？有时我会想到没有一首歌是属于我们的，当比莉·哈乐黛⁵与我们谈论着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真想阻止她。

然而，唱片、生活和声音都不会停止。幸运的是，事物是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它们好似一个村庄的广场，无论我们走向哪里，最终都会到达它的中心。

我既不害怕，也不匆忙，既没有道路，也没有行动。我知道事物是理解我的，因为我与它们笑着游戏，正像它们在与我笑着游戏一样。

我是多么想说出它们，使我最终从你的内部将它们释放出来。它们悄悄地出来了，那么羞怯。但是，它们既在你那儿，又在我这儿。一个如同另一个的回声盒。一个是形式，另一个是空间。一个是声音，另一个想歌唱的欲望。

“你匆匆忙忙，我不习惯”，你对我说。

啊，匆忙。当你想与自己找到和谐的时候，当你适时昏昏欲睡的时候，不是一样的匆忙么。那是听到明确的欲望召唤时的匆忙。那是想知道事物自行解开，并重重地落在他们脚上的匆忙。那是在渴的时候知道了哪里可以找到水的匆忙。那是言而不明究竟如何的匆忙，因为我想靠你去隐藏那些我所渴望的东西。

匆忙，真实的匆忙，就是做自己的匆忙。就是冬夜里，知道你名字的树木沉睡去的那种匆忙。

运动

当你对我诉说时，空气就是一个在你我之间开启并包围着我们的帘幕。它使我们被隔离起来，只让那些我们想要的事物进来。我们心照不宣地交谈着，如同两个年迈的情人想让对方将自己填满并等待着死亡。

我想起了那些想让你从你的庇护所中走出来的日子，因为它只保护了你自己最好的一部分。我希望我的生活对你来说不仅仅是一次爆炸，而是一阵清风，使你摆脱原来的所在，送你到一个配得上你的地方，即使那里离我很远。

事物拥有友谊的柔情，它长长的，犹如生命之河。在有些日子里，一切，没有例外，都属于我们。我们忠贞地，毫无羞怯地互相凝视，如同那些深知共同分享着什么的人，因为一切都好像挚爱的地方那样纯洁而透明。

⁵ 著名的爵士乐女歌手。

身体沉睡着。我们的欲望仿佛是一个还不知道生活为他保留着什么的新生儿。它具有形状和表情，在我们看来完全不可能。

一切，一切都在耳边向我们重复着沉默的低语。一切都将我们带往那片我们相遇的风景，它永远都是一样的，因为，在我们身上，风景总是别样的。

事物很少会如此地静止。我们感受到了它们的一呼一吸和它们的颤抖。空气是我们的空间。两个人永远，永远不会如此紧密地相连，而不是一个将另一个涵盖其中。

“你说的事情我也曾经想过，这使我害怕”，她说。

他用目光抓住了她的微笑，并用很多情诗中古老的智慧将她抚慰，这些诗并非他们所做，但从一开始，他们就把那诗行看作成他们自己的。

事物具有了形态。痕迹和意义。空间让位于沉默，它用信使般的臂膀拨散了明亮的爱的目光。

激进的酸楚

交谈变得很激烈，而柔情，是悄悄的。朋友相聚。乐声不绝。事物裸露着，自然而然。形容词从桌上落下来。一切都是一点一点被表达出来并接受了忧郁那变化着的形式。一切都在冥想，你脱去衣服，而夜，那茫茫黑夜开启了，使我们的目光浸透了梦。

我没什么要等待。一切都沉默了。我靠近着你。我变得酸楚而激进，我倒下了，被一种充满未来痛苦的自由降落所摇撼。事物，无限的事物，使我喘不过气来，就好像太阳燃烧了一片月光下的风景。事物，无限的事物，要求我在场。

一切，一切都属于我，因为我不属于任何。我是一个神秘的，深刻的动物，遭遇了最后一束目光的炽热。

事物迎我而来。我将它们放在桌上，放在街上，放进天空，放在床上……它们的形状就像一条盘成环状的辫子，帖服在我们的肌肤上，驱逐了一切声响。

一切，一切无限地，总是从你降落至我，从我的身体降落到你的身体，因为一切，一切无限地，缠住了你的身体，我是你身体的模具。真实，被磨蚀了的真实，有着一一种秘密的天赋，那就是用谎言将一片土地变得荒芜。

我什么也说不出，但是我呼吸着。我靠近着你的身体，如果我们怀疑那身体的声音，它就会逃脱我们。我，急不可待，渴望着白昼的事物。我将它们带在身上，用我身体的刃，它比刀还锋利。

“你让我害怕。我没了空气”，她对我说。

他坐在她的身旁，头枕着她的身体。他整个人如同钢琴奏响，在等待后经历了他的辉煌时刻。一切，一切无限地，有了一种酸涩的味道，好像时光的那种酸涩，他在其中找到了回忆的油状肌理。他的声音永远地变为无人期待的赤裸裸的目光。从他的沉默中，就好像从一口没有疑虑的井里，蒸腾出一口爱情气息，永远没有人会知道它是什么。一切都是灰烬和水晶。在完整的一刻里，他们的手中包含了他们的生活。

损坏了的胶片

白天，我睁开了眼。我观察着事物，如同一个摄影师。我寻找着。我像一个手持着照相机的人，开启了我的灵魂，我在寻找着那一时刻。我寻找着你，找着你，因为你除了你的生活外，还包含了一个可以属于我们的时刻。

有时我们会心不在焉，就好像胶片没有安装进照相机里，使得拍照的一切努力化为枉然。因为在生活中我们渴望着一些事物，但却什么也抓不到。因为我们完全没有争取过。以为这个动作处于可能的场中，如同嘴，在风中张开，却没有找到另一个它可以亲吻的嘴。一张嘴让另一张嘴干枯。

夜晚，图像都呼吸着。事物，令人惊奇的事物，如同音乐般表现着：如果它们是真实而内在的，那么我们越是看着它们，越是搞不懂它们，然而它们越会来同我们讲话。

我走在街上，我的身体滑动着，好像大提琴上的弓，它用在生活中的移动创作着音乐。除此之外，什么都不重要。

我漫不经心，一辆出租车险些撞到了我。一位年老的妇女在半米外向我致意，然而我没有感觉到一点点的心动过速，就好像一切都是计划好的。

你的嘴存在着。它是最长的圣河，能够通向心灵的最深处，既没有新闻的毒药，也没有丑恶的喧嚣。你的嘴存在着，它切断了一切图像的声音。它的肌理给我那试图找到方向的欲望一份年表。

“有时，我会感觉你走远了”她对我说。

她就是这样出乎意料。她说话一天比一天少，事物因为风的侵蚀而灼烧。他看着她。她也使他有些摇摆不定，但是强加给他的，却是他的方向。每一次的摇晃，世界每摆动一下，他就模仿着指南针的指针：他从上到下晃动了一下，如同一种没有声音的舞蹈，并且找到了指向北方的那一点。

她的身体就是他的北极星。

白

声音升入云霄，一架同盟的机器又使它在我耳边回响。那是你透明的声音，在那节日的夜晚里玩笑的目光中将我升起。我感到自己和你站在一群亲爱的朋友面前，那些他们所共有的东西将他们维系在了一起。我们一起看着他们，而他们却看不到我们。他们的幸福是我们的声音。

我要你玩乐，你就玩乐。生命中绝无仅有的一次，事物有一点儿想成为我们。在我们的眼下，它们变成了身体，我们用语言将它们化为焦糖。

突然之间，味道升起来，直到事物那里。它们让我们在亚麻布和夜的暧昧的序曲里微笑着。

事物向西方看去。在它们的脊背上，它们感受到了我们的目光，它们用这目光缝制了一件外衣，而我们不久便会在如清晨咖啡时间般慵懒的悉窣声中和双唇的味道中将它松解。

我看着你，渴望着你，对你说话：我的身体散播着欲望。

“有时，当我离开你时，我觉得你把我当成了傻瓜”，她对我说。

他抚摸着她的一缕头发，并让她感到自己是属于那白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深夜同时也是光明的夜晚和晨曦，任何一个深夜都无法取代他们的光明。他们身体的光明。

夜晚，如同睁开的眼，如同积蓄起来的吻，在那破晓时刻成熟了。事物，那么细腻，被打开了。空间是没有屋檐的。

肌肤

我的双手包含了我生命的核心。它们打开了空间，伸进了你的头发。它们提炼着浸满你芬芳的空气，你的芬芳，如同那些渴望浮出水面的泡泡被掩藏了起来，它想同我会合。

我的手和你的面颊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短，它容不下除了我们呼吸以外的哪怕一点的气息。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图像有了老照片的颗粒形状。当我触摸到你时，会产生一种无限的沉静，使我只能听到来自童年的声音，那声音将我固定在绝对的本质中。那绝对正如我的身体在你的身体中想做的一样。

你给过我一些阴影，一些庇护的地方如今便有了永恒和意义：一切皆颤栗。黑暗的酸涩味道想保护我们，一切都在我们的眼前，它保留了被我们自己所填满的身体的热量。

我解开了她的一颗纽扣。一条裙子滑落下来。我们降下世界的帆。时间是属于我们的。海那样平静。起伏是没有用处的。世界，与我们的身体相反，平静了下来。我们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除了那来自我们内心的声音。

滑落的衣服那不易察觉的声响慢慢地升起。皮肤，这一切的肌理，是真实的巨大筛子。我的手寻找着你，并找到了我所生活过的长长的道路。

我触摸着你：身体是一扇敞开着让我们进入的门。我看着那覆盖着你的一点衣服，同时我的衣服也落了下来，却不知道是哪只手将它们解开。我看着你，呼吸着，欲望使那呼吸变得急促。事物由爱情明胶和硝酸银制成，它们将我看见你身体又逐渐看见我身体的那一个个瞬间定格在记忆中，它们展现了一个要被打开的欲望之帘。带着我所知全部的缓慢的优雅，开启并感受一片沙漠中的绿洲，那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块潮湿的角落，它给了我们一处避护所，让我们用嘴唇去品尝它狂喜的滋味。

我用小猫一样的慢慢的呼吸开启了属于我们的一切。我的身体回忆起一棵棕榈树，一些未来的树阴，它们会在烈日当头的日子里覆盖起我们的忧伤。

我开启着，我的双手就是海洋的王国，神圣的长河，竖起欲望的森林，我在其中找到了为了成为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我张开嘴，用自己的嘴唇将你的嘴唇合上。事物使我懂得一种味道和一个动作便可以让一个空间充满交响乐。

我抱着你的身体。它打开了，打开了，打开了。我寻找着你，从上面，到里面，彻底地。我感受着自己的脉搏。我的心应和着你的心，一起跳动。

我品尝着你的味道，那酸涩让我微笑。你的滋味在我的嘴唇上加盖了印章，我的嘴只能吐出零星几个词汇，因为曾属于我们的那些词语已经被印进了我们的身体。

你的胸部颤抖着，我的背，弯成了弓，迎向你。你的身体是最高的山峰，而我的全部则是乞力马扎罗山上的白雪，在那山上，有棕榈，有阳光，有红色，有水，有雪，还有白，它们交错在你身体的地图上，那是拥有一切植物和未来之旅的大陆。

我颤抖着，我的身体是弓，它被拉紧，它永远，是你的。我抱着你，用力地抱着你，如同发明舞蹈的人用力地向我们的拥抱致敬。现在，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身体是你的，它像一棵牢固地扎进土里的树。今天，我就是个船一般的男人，河一般的男人，我就是你的庇护所，大地拥抱着我们，这时我在你的身上跳舞。

声音变为图像。肌肤，终于化为现实。一切都是湿润的，事物，一切的事物，看着我们。它们被安放在我们走过来的一路上，使得我们能感受到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如此温柔，如此亲近。从此，它们便在我们周围不断地向我们投来目光，沉浸在那岁月留住的长长热吻的无声中。

二 我的书架，它也不知道我存在。

从未离开过我的书：一部分为三个时段的历史。

1 我十八岁那一年，父亲给了我一套公寓供我使用，他是一位汽车机械师，同时也是我那些勇敢决定的伟大的启发者。当我1980年成为学习日尔曼语文学的大一学生时，我每个月有9000比塞塔（大致相当于55欧元）的收入。有了这样一笔零花钱，我便来到大学的书店并要求见一下那的经理：“是这样的，我刚刚注册了语文学专业。我知道你们会给来你们书店买书的学生八折的优惠。如果我向你们承诺每个月会在书店买9000比塞塔的书。那么你们可以给我多少的折扣？”

他说可以给我七五折。“这和给老师们的折扣一样多了”，他对我说。

我很快便有了上千本书。

这些书向我开启了我所无知的一片天地。我开始经历了别样的生活，也随着不断的相识和这些新鲜的环境丰富着自己。我理解了一些事物，也学会了去接受那些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我学会了以另一种方式去生活，更加彻底。

2 一天，Vicens Vives出版社高等教育部门的经理问书店的负责人是否认识可以胜任一个代理职位的大学生。这位负责人便向他谈起了我。在面试之后，我签署了第一份合同。因此，1983年标志了我夙愿的实现，那就是进入出版界工作。

在一次巴塞罗那书展中，我负责Vicens Vives出版社的展台，当时，有个人用西班牙语对我说话，我以前见过他和我的一位朋友用德语交谈。于是我用德语回答了他，他走开了，随后转过身来对我说：“德国贝斯塔曼基金会对进入德国出版社实习的人提供奖学金。您愿意在其中谋个职位吗？”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并给他寄去了我的简历，他将简历转寄到德国。我得到了奖学金。

多亏了这位我在图书届结识的最为杰出、沉稳、通人情又那么专业的人士，我的职业生涯便有了一个转折点，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他就是Hermann Nahm，巴塞罗那具有传奇色彩的赫德出版集团的领导者。

这位伟大的书商最后离开这个行业，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

3如今，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搬了家。

我希望在家里招呼朋友。刚刚安好书架，我决定在那里摆上从三千本至今仍让我受益的书中挑选出来的三百部著作。

那是三百本我最喜爱的书。我的神明。我会看着这些人物，这些书名，这些作者迎接着我的客人们。它们被安放在一进门的走廊里，如同保护着那些跨进门槛

的人们的神神一样，它们就在那里监视着我家的门。它们将向客人们揭示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或者说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⁶将对他们说起那些缠绵而哀怨的辞藻。

艾利亚斯·卡内蒂⁷会和他们聊起中东的现实。

普里莫·列维⁸将会告诉他们即使没有摩西十诫也可以生活，但是必要的是每个人都应编写并遵守自己的诫条，且要学会清醒。

阿尔贝·加缪⁹将会向他们宣布没有什么比得上高贵而美丽的生活，它如同地中海的波光一般耀眼。

雷扎德·卡普钦斯基¹⁰教会他们去理解、去接受、用经历和爱的才能去看世界。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¹¹将会使他们熟悉美的现状。

米格尔·托加¹²将让他们领略那别具一格的力量。

巴勃罗·聂鲁达¹³会告诉他们一个秘密：我1986年12月24日成人，那一天我读完了《地球上的住处》的最后一页。

这样的清单我可以一直列下去，但是没有这个必要。

这些书，我的书架，正像博尔赫斯¹⁴所说，它们并不知道我存在，但是它们却一直陪伴着我。

我却知道它们存在着。它们教会了我一些事情，但可惜的是我不能一一将它们付诸实践。在我看来，书不会使我变得更好，但是起码它们会使我不再那么差劲儿。

我知道我也会有怀疑的时候，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它们。它们没有期待过我什么，但是它们却给予了我全部。它们如生活本身一样赤裸裸，它们生来就不是用来修饰的。它们是它们自己。它们是桥，横亘于生与死之间。它们给予我气息、阴凉和庇护。它们将我撕裂，给我指出爱的代价。它们教会了我失去和微笑。教会了我自嘲。嘲笑那好胜的天真想法。

它们在沉默中教育着我。它们就是我的佛，达鲁玛帕。我的父母，我的子女。我的兄弟。它们让我欢喜让我忧。它们造就了我。一个个植物纤维的生命。它们变成了我的纤维，成就了我的精神素质。

我将它们放进了心里。

目录

⁶ 美国小说家。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问世，奠定了他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了20年代“爵士时代”的发言人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

⁷ 保加利亚出生的德国小说家、评论家、社会学家和剧作家，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⁸ 化学家、作家，1919年出生在意大利都灵。

⁹ 法国作家，著有《鼠疫》，《局外人》。

¹⁰ 波兰作家、战地记者。

¹¹ 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位女院士，著有《哈德良回忆录》。

¹² 葡萄牙著名作家、诗人。

¹³ 智利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¹⁴ 阿根廷诗人。

一 如此温柔，如此亲近。

触手可及

La Locomotora Negra

美丽的夏天

开启之窗

折磨之日

非洲

森扎·保拉

太阳镜后面的夜晚

干涸的空间

状态改变

进入身体

La Cavatina

雨中的哥德堡变奏曲

Tristeza nao te fim

难懂的电影

醒醒，小苏姿，醒醒

夜间的高速公路

在忘记丝绸之前

颜色的记忆

在键盘上打字

一片阳光

全部的一部分

静

你的嘴

目光

黑色游戏并……

运动

激进的酸楚

毁坏了的胶片

白

肌肤

二 我的书架，它也不知道我存在。

从未离开过我的书：一部分为三个时段的历史。

Todo Tan Cerca © Jordi Nadal

Obtained from www.jordinadal.com